

南京最后一个老虎灶熄火了

专家认为老物件与城市建设不矛盾,可以原汁原味地“融合”

南京最后的老虎灶地处下关区复兴街5号,2009年2月27日,快报曾对它作过报道。几天前,这个承载了很多人记忆的老虎灶终于被拆掉。周围居民不舍,烧水的成师傅有理解也有无奈,网民为了留下最后的记忆,特地去已变成废墟的原址上拍了很多照片。



复兴街老虎灶还是拆了

南京本来有很多老虎灶,后来陆续拆掉了,最后的老虎灶位于下关复兴街5号。这个南京城内具有百年历史的最后一座老虎灶的主人是成兆明。据成师傅介绍,这个老虎灶建于民国初期,是一家开饭店的老板所有。解放后资本家资产收归国有,老虎灶便由已经在这家旅馆打工二十多年的成师傅的父亲经营,勉强地养活了他们一家人。父亲去世后,老虎灶又传到了他的手中。

去年,下关区政府就给复兴街下了拆迁通知,当时不少人都去拍照留念。有人建议成师傅换个地方继续烧,但成师傅放弃了,“老虎灶污染环境不说,现在也没多少人需要它了。”也有人提议把老虎灶搬到博物馆去,而呼吁了一年,6月29号,这台最后的老虎灶还是被拆掉了。

网友几次三番探访它

由于担心老虎灶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消失,网友“草根生”几次跑到成师傅家去探访。5月17日傍晚,他来到成师傅家门口时,发现成师傅正在给一位邻居打水。成师傅介绍:二板桥这一片还有一些拆迁户没走,他也就继续守着这老虎灶为他们服务。“这百年老虎灶养了我家几代人,确实有感情!”

6月21日晚,“草根生”再次来到这里时,只见昏暗的灯火下,这座楼房四周已拆迁得差不多了,但时不时还有人提着水瓶来打开水。“草根生”看见黑漆漆的小屋以及依旧挺立在那的烟囱,感觉有点悲凉。

7月1日晚上6点多,“草根生”又来到复兴街路口,拆迁工告诉他:“我们昨天下午来拆房

顶时,老虎灶就已搬走了。至于老虎灶是怎么搬走的,它搬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

“草根生”黯然离开了复兴街5号。但过一会他也想开了。“虽然老虎灶只能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我还是拍下它的最后的影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它美好的回忆!”

主人也不知道拆哪去了

老虎灶没了,它的主人在哪里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昨天下午4点多,记者辗转联系到成师傅的大女儿成玉辉,她听明记者的意思后,哈哈大笑:“我爸在我这儿呢,我让他来接电话吧。”

原来复兴街的房子没拆之前,由于房子比较大,成玉辉出嫁后,还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拆掉后,大家就一起住到她丈夫家里了。让记者意外的是,对于老虎灶的消失,成玉辉并没有多少感伤。“对别人来说,那是一份记忆,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成玉辉之所以说无所谓,其实是因为她心疼父亲。“用老虎灶烧水太累了,夏天又很热,不光有污染还赚不到钱。”

“其实家里也不靠这个生存,我父亲他以前是江苏省建筑公司一名职工,内退后因为喜欢他就做这个了。”成玉辉说,“他确实对老虎灶有感情,毕竟从小就见着他长大的。但我们做儿女的,实在不忍心看他太辛苦。他已经63岁了,我希望他开心一点,趁现在跑得动,多到外面走一走。”

“以前做这个还可以,每天有50来块的收入,现在不行了,每天也就10来块钱。要不是因为小女儿前年刚毕业,没找到正式工作,我早就出去玩了。”成师傅说,对于老虎灶,虽然有留恋,但他也理解,毕竟是政府为了整个环境的协调,他肯定支持。只是,当初准备把老虎灶捐给文物部门的,但现在连成师傅也不知道老虎灶到哪里去了。“毕竟年代那么久了,希望不要随便就丢了。”成师傅说,“以后



①被拆掉的老虎灶 (图片由报料人提供)
②、③这种老物件承载了很多人对往昔的记忆 (资料图片)

有零工就做做,找不到就听女儿的话出去走走。”

专家认为该设法保留

最后的老虎灶被拆除了,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沈浩表示很惋惜。“像老虎灶这种老物件,它承载了很多老南京对往昔生活的记忆,是一种民间文化遗产,非常具有保留价值。”他告诉记者,很多老行当、老物件在城市拆迁大潮中,渐渐消失了,应该设法把这些老物件保留下来。

但他认为,对老虎灶这类老物件最好的保护,并不是把它藏在博物馆里。“在博物馆里,就成了死的东西。最好是把它保存在历史文化街区里,这样才能保留它原汁原味的风采,让大家都可以在日常中触摸、感受以往的生活。”

(报料人线索费80元)
见习记者 孙利侠
快报记者 赵晨

相关链接·老虎灶

“老虎灶”本名水炉,它的炉膛口像老虎的血盆大口,前面两口用来烧开水的小锅,像老虎的眼睛,后面两口用来保温的大锅像老虎的身子,后面高高耸起的烟囱像老虎的尾巴,整个灶台的形象与老虎极其相似,“老虎灶”也因此得名。

最初盛行老虎灶的时候还没有煤和煤气等燃料,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就有了这么一个专门供应热水的地方,还附带卖茶水。原来全部是人力来开办,如木桶挑水,舀子打水,人工烧火。后来有的经过改造后,有自来水、出水龙头、大水箱。整个看起来像一个锅炉,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老虎灶原有的特征,所以人们仍旧称它为老虎灶。



小区里摆出捐款箱 居民为修车师傅捐款

今年49岁的陈道章长年在迈皋桥方圆庭小区附近修自行车。他在南京已经呆了20多年了,10年前娶了个智障妻子,几年后又有了个可爱的儿子,全家靠他一个人支撑。几天前,陈道章被查出患有贲门癌,前期手术费需要三四万元,对于家里只有几千块存款的他,这是个天文数字。就在他万分无助时,小区里几位热心居民为他发起了爱心捐款。

身患癌症却没钱医治

小区的王大妈最近一直没看到陈道章出摊,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前几天,她一看到陈道章满脸疲惫地从外面回来,立即追问:“小陈,最近怎么没看你出摊啊?”“大妈,我病了。”陈道章说,他最近一直咽不下饭,吃什么都吐。“啊?那你还不赶紧去医院看看?”但陈道章说,他不想去医院,“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家里就两三千块钱,去一趟医院就花光了,我还想留给儿子呢!”

王大妈以前是村里的干部,后来村子拆了住到小区里了,她还是喜欢“管闲事”。“千万别说实话,你赶紧去看,大妈帮你想办法。”陈道章听了,非常感动,哭着要给王大妈下跪。

6月28号一早,陈道章告诉王大妈,他刚从鼓楼医院回来,查出得了贲门癌,老婆和孩子已经让亲戚接回老家了,他29号要动手术。“据说手术费要4万左右,我该怎么办啊?”王大妈劝他别急,“你放心去做手术吧,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等你做完手术我们去看你。”

小区居民纷纷伸援手

王大妈与小区里的郭大妈、姚大爷一起到长营社区,请求社区同意为陈道章募捐。社区的两位主任非常支持,每人立刻掏出了100元钱。回到小区后,王大妈等人就开始行动了。“本小区居民陈道章同志爱人残疾,儿子才4岁,本人患绝症。需做手术治疗,敬望广大业主献出一份爱心,帮他渡过难关,谢谢大家了。”

6月28日中午,方圆庭小区的居民就在小区门口发现了这个爱心倡议书,旁边还有一个捐款箱。大家看后,纷纷往捐款箱里捐钱。王大妈说“捐几十块的比较多,但我们这个小区大多是拆迁户,收入多的也只有几百块,他们也不容易。”

“小区的居民们太好了,他们把募捐的钱送来了。”昨天上午9点多,陈道章的妹夫谢安华给快报打来电话称,王大妈他们给陈道章送去了4000多元钱,亲友们都非常感动,“大热天的,这些老人还坐车从小区赶到鼓楼医院,真是太好了。”(毛女士线索费80元)
见习记者 孙利侠

郑集老人获校长勋章

快报讯(记者 黄艳)昨天上午10点多,一群穿着西装、气质儒雅的外国人走进了南京最长寿老人111岁郑集教授的病房,领头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戈登·吉。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正是郑集教授读硕士研究生时的母校。

原来,校方在校史中找到了郑老的照片,恰好校长要来上海参加世博会,决定特地来南京拜访郑老。昨天,戈登·吉校长带着学校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郑集教授的病房。因为胆囊炎发作加上肠道息肉等疾病,郑集老人在端午节时一度病情危急,最近几天,老人虽然病情有所缓解,但仍然非常虚弱。

看到校长到来,老人非常开心。他早早嘱咐保姆拿来了他当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文凭的照片和论文照片。“那时候真是年轻、英俊!”看到当年郑集教授年轻时的照片,校长忍不住赞叹起来。

这一次,校长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郑集,代表母校对这位在世的最年长校友的肯定,他还特别颁发“校长勋章”给郑集,这是州立大学的最高荣誉之一。

幼儿园举办毕业典礼,孩子们个个是主角

拿到毕业证,他们哇地哭了



温暖的离别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快报讯(记者 黄艳)前天晚上,大行宫会堂一片欢腾,台上两个多小时的表演让台下的“粉丝”鼓掌、欢呼了几百次。台上的明星共有202人,都是南京

太平巷幼儿园实施的是田野课程,希望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热爱自然,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学习了很多相关的能力。表演中,孩子们将日常生活、学习的情景都融入其中。男生们表演的舞蹈“阳光下的孩子”展现了孩子们热爱运动一面;女生的舞蹈“我的偶像”展现现代儿童助人为乐的情景……街舞、民族舞、芭蕾舞的元素都带入了演出中。而这些孩子基本都没有舞蹈功底,没有上过幼儿园礼堂以外的大舞台,通过不到一个月的排练,孩子们都成了耀眼的明星。

“孩子平时很胆小,更别说上这么大的舞台了,可今天他又唱歌又跳舞,看到他的表演,我们全家都哭了。”一位含着泪眼的妈妈说。

“202个孩子,一个也不少,都上台了。”幼儿园的老师说,幼

儿园排演的毕业节目全部为集体节目,每一个孩子都上台,都是主角。一些平时胆小,甚至动作有些不协调的孩子都在努力地把自己自信的一面展示出来,18个节目个个都很成功。孩子们在后台换装、换发型都整整齐齐没有出任何错误,这些良好的习惯都将带到小学,让他们自信自己在小学可以有一个好的开端。

表演结束,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每个班的老师把用红丝带捆好的毕业证书一个个发到孩子们的手中,证书背面用铅笔写着孩子们各自的小名。看到这张证书,孩子们哇地都哭了起来。“以后在小学,再也不会再有老师叫我的小名了。我真舍不得老师!”孩子们抱着老师的腰哭着不肯走,就像当年刚进幼儿园时抱着妈妈不肯让妈妈离开一样。